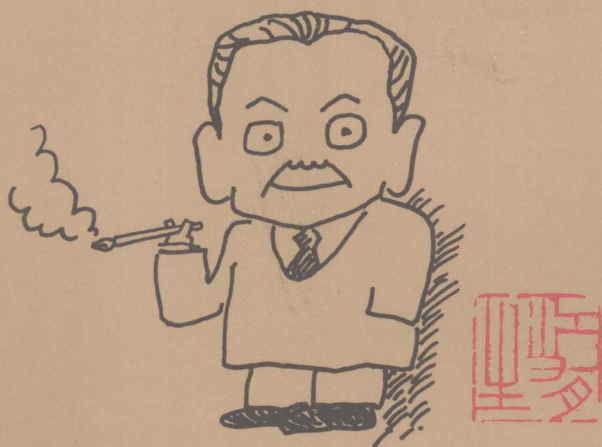


我的人间喜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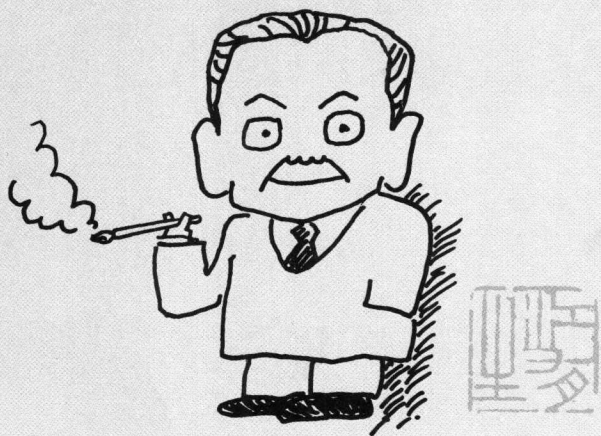
江有生 著

漫话漫画

WO DE REN JIAN
XI JU

人民文学出版社

我的人间喜剧



江有生 著

漫话漫画

WO DE REN JIAN
XI JU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漫话漫画/江有生 著.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1

(我的人生喜剧)

ISBN 978 - 7 - 02 - 006446 - 5

I. 漫… II. 江… III. ①漫画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②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③杂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J228.2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50928 号

责任编辑: 王玉梅 装帧设计: 柳 泉
责任校对: 刘光然 责任印制: 张文芳

漫 话 漫 画

Man Hua Man Hua

江有生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61 千字 开本 680×960 毫米 1/16 印张 20.25 插页 5

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8000

ISBN 978 - 7 - 02 - 006446 - 5

定价 31.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目 录

无心插柳 (代序) ··· 001	声东击西 ··· 046
烽火年代	广博才能高 ··· 048
往事回忆 ··· 004	借疯子说事 ··· 050
半个世纪前的一封公开信 ··· 008	假痴不癫 ··· 052
《苏中画报》 ··· 011	意料外倍动人 ··· 063
战地服务团二三事 ··· 017	读点旧体诗 ··· 065
看美国空军吃“三炸”	拟人法 ··· 075
——(炸鸡、炸馒头、炸鸡蛋) ··· 022	设计误会 ··· 076
刀刻出来的漫画 ··· 024	赶新鲜 ··· 080
1947年 ··· 026	侧面描写 ··· 081
土电影 ··· 028	指桑骂槐 ··· 082
刻给蒋军看的传单 ··· 032	多字漫画 ··· 083
雕虫之技	童言无忌 ··· 084
怎样画对比的漫画 ··· 036	“七分想，三分画”，对不对? ··· 086
严、虚、傻 ··· 040	结束语 ··· 088
来龙去脉 ··· 042	漫画时事
外轮廓线 ··· 044	元旦两栖演习 ··· 090
	年底结账 ··· 092

- | | |
|----------------------------|-------------------------------------|
| 剧院的最后一幕戏 ··· 093 | 老虎不傻 ··· 129 |
| 洋相 ··· 094 | 不是魔术 ··· 131 |
| 谈谈岸信介的心 ··· 098 | 不知何故 ··· 132 |
| 伤痕和歌德 ··· 102 | “自由”和文明 ··· 134 |
| 华宴何时休? ··· 104 | 有钱可买“院士”帽 ··· 136 |
| 借荒唐来说正经 张光宇漫记西游
··· 106 | 灾区尝鲜 ··· 138 |
| 好事难做 ··· 109 | 采访新闻又出新闻 ··· 140 |
| 美盲 ··· 110 | 巨额钱款从哪里来? ··· 142 |
| 街上玩什么? ··· 112 | 有权不用过期作废 ··· 144 |
| 禁而不绝 ··· 114 | 夕阳不红 ··· 145 |
| 游客心态 ··· 116 | 孟姜女喊冤 ··· 146 |
| 沉渣泛起 ··· 117 | 重读《万象更新图》··· 148 |
| 油水抽去成豆腐渣 ··· 119 | 断桥相会 ··· 152 |
| 中国面临地下水荒! ··· 120 | 魁星下凡被拒 ··· 153 |
| 担忧一例 ··· 122 | 何时出厂闹不清 ··· 154 |
| 啤酒瓶仍在爆炸 ··· 124 | 人民币进得了上海吗?
——重读五十年前的上海老漫画··· 156 |
| 话说“方便”··· 126 | 警惕出游有陷阱 ··· 158 |
| 李白下来杨贵妃高力士上 ··· 127 | 谁说狗咬人不是新闻 ··· 160 |

他山之石

寓哲理于幽默之中 ··· 162

简练中见深刻 ··· 163

关键在于想象 ··· 164

横山隆一的幽默 ··· 166

似是而非 (之一) ··· 168

似是而非 (之二) ··· 170

再谈似是而非 ··· 172

用黑白造幽默 ··· 175

“动作延伸法”可出幽默 (之一) ··· 177

“动作延伸法”可出幽默 (之二) ··· 178

借鸟趣而寻善 ··· 180

旧雨情深

雪中送炭

——《吴耘美术作品选》序 ··· 184

走出象牙之塔

——涂克美术作品选《江淮之波》序 ··· 187

米谷轶事 ··· 190

情眷故土的陈依范 ··· 195

辛勤的耕耘者 ··· 197

老张，您慢慢地走

——悼张诤同志 ··· 199

送别蓝建安同志 ··· 201

怀念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画家 ··· 203

让骨灰漂向祖国 ··· 206

想得好，画得好

——纪念米谷逝世二十周年 ··· 210

自说自画

漫画是短命的艺术吗? ··· 216

《漫画》杂志史料 ··· 220

中山又一“特产” ··· 226

童趣出漫画 ··· 229

效颦扩大化 ··· 230

为什么要媚笑? ··· 232

素质 ··· 234

- 望月有感 · · · 235
- 服装变迁史 · · · 236
- 真不敌假 · · · 237
- 重量级名片 · · · 238
- 可怕的惩罚 · · · 240
- 大偷对小偷谈逻辑 · · · 241
- 赠林子东画 · · · 242
- 时来运转的广东话 · · · 243
- 盲道隶属“公共租界” · · · 244
- 漫坛怪事 · · · 246
- 引进了什么? · · · 247
- 批错一个人 · · · 248
- 早熟? · · · 250
- 向猫学习 · · · 251
- 股海见闻 · · · 253
- 整容和垃圾 · · · 255
- “老九”和漫画重新见报 · · · 260
- 一花自述 · · · 262
- “申辩”与“备忘” · · · 264
- 浩劫的预兆 · · · 266
- 故事漫编
- 公文旅行 · · · 270
- 月老祠三易其主 · · · 272
- “八男二女”和“八女二男” · · · 274
- 灶君这次也报“忧” · · · 276
- 上帝是什么? · · · 278
- 戏说嫦娥隐真事 · · · 280
- 静候新闻出现 · · · 282
- 同行不容 · · · 284
- 老残新游 · · · 285
- 厕所故事 · · · 287
- 天上掉下来什么? · · · 288
- 狗的日记 · · · 291
- 春天到了美国 · · · 293
- 动乱前后
- “四人帮”覆灭前后的日子 · · · 258

点滴 · · · 295

友谊之旅

访朝散记 · · · 300

板门店遭遇 · · · 303

雨泪交流 · · · 305

世界和平首先从漫画家友好俱乐部开始

· · · 308

访日散记 · · · 314

后记 · · · 317

无心插柳（代序）

我三姨比我妈小很多，所以我小时候喜欢跟着她玩。她心灵手巧，会绣花，会弹琴，在学校演戏时还散着长发扮演女神。我记得她曾用照相的胶卷轴给我做了一辆小汽车。她没事时常常画些有趣的小画逗我乐。像一笔就勾画出一个小兔子、写一个“化”字化出一个小耗子、用阿拉伯数字组成一个戴礼帽的人头，还有手拿着笔，嘴里念：“丁字没个钩，两边挂绣球，三叔不吃饭，四叔不饮酒，一变变个猴子头”，一个猴头就画出来了。

后来，她从广州远嫁到上海，在寄给我妈的信中还附了一套她画给我看的滑稽画，题目是《缩头洗脚水》，内容是有一位小姐嫌自己脚大不雅观，便到药房买了一瓶缩脚灵药水回来洗脚，洗后大脚果然变得小巧玲珑，小姐一面高兴一面便把洗脚水从楼上泼到楼下，碰巧一个过路和尚敲着木鱼走过来，正好淋个满头。那药水真灵，和尚头立刻缩成像馒头那么大小，引起一群路人大惊小怪地围着看，和尚自己也惊慌得抱头便跑，路人追看不舍，和尚无处可躲，远看一家人家墙壁上有一个小洞便把头拱进去，谁料墙壁那边那家的姑娘正在绣花，绣呀绣呀绣得有点累，正想休息一会儿，一看墙壁上冒出一个光溜溜像针线包的圆东西，姑娘顺手便把绣花针往和尚头扎进去……滑稽画到此结束。我妈和我看后笑得不亦乐乎，我那时还没有意识到我三姨的画对我有多大程度的影响。

不久抗战爆发，日军快打到广州，我随学校迁到香港后到澳门，我妈从广州撤退到安南（今越南），我在澳门勉强读完初中便到上海找我三姨，她想方设法让我进入一个药厂当练习生学习化学制药，将来可以有一技谋生。我在那里干了两年

多，可是我对那些枯燥的化学公式没有兴趣，也记不住，一心只想画画当个画家。后来终于离开药厂投奔新四军画画去了。我不知道我三姨当时会有什么想法，她有意希望我成为一个制药师，没想到她无意给我画的连环漫画却促成了我的志向，正是应了那两句老话：

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

就这样，自1942年参军后到现在，除掉“动乱”十年，一画就画了五十五年，至今还未搁笔。若问这个过程有何困难，就是开始时苦于既无漫画学校，又无漫画学习班指导，只靠自己摸着石头过河，走了不少弯路。到现在，柳树是否成荫有多少成绩不好说，关于技法方面的经验是有些，有时也写写记下来，只是没有多少理论根据也无系统，东一枪、西一枪的。今把历年来有关漫画的文字材料并附漫画整理成集交给出版社，如果对初学漫画的青年读者有一点点参考作用，我就感到十分荣幸了。

江有生

2007年

烽火年代

往事回忆

我在儿童和少年时代，从来没想过将来要画漫画。父母和周围的长辈大概也没有人想到我会干上这一行。有过两次让算命先生看相的机会，也没有从他们那里得到过一点儿暗示。那么，究竟怎么会走上这条道路的呢？这真是说也说不清楚。我试从那些已经消逝的往事中，去寻找曾经有过什么事？曾经有过什么人？引起一个一无所知的小孩对一种似乎并不高雅的艺术，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兴趣。

五十二年前，我在上海刚刚进小学，有一天我趴在地上，漫无目的地翻弄一张报纸。那时当然不认识多少字，在那密密麻麻的整版铅印字中，偶然发现了几幅有趣的幻想图画，过了几天又发现另外几幅。这真叫我高兴，在这种对我一无所用的“新闻纸”中，居然还有我可看的图画，还勉强认识图画的标题——《改造博士》，作者是鲁少飞。现在看来老漫画家鲁少飞大概是第一个把“漫画”这个概念带进我的脑袋瓜来的启蒙者了。

第二年，母亲带我从小上海回到广州外祖父家住。外祖父是一个经商失败而又乐天幽默的老头，他会耍大刀、放风筝，还会用面粉捏成壁虎粘在墙上，吓唬家中的妇女。每当她们大吓一跳的时候，就是我们祖孙大笑的时刻了。我和他就是在家中做这些坏事的合谋者。可惜，后来老人家一次吃了三斤荔枝，得了急性痢疾而离开了这并不乐观的世界，而他留给外孙的遗产竟然是喜欢和人开点小玩笑的坏习惯。

外祖父去世后，我在家里没有可玩的，母亲就教我念古诗，什么“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什么“春风不改旧时波”，什么“桃花依旧”等也背了一些；还似懂非懂地记住了诗中有景变人不变，景不变人变，景变人亦变的写法。尽

管我现在仍然不会写诗，但却爱“用”诗，正像不会炒菜的人爱吃菜一样。我在构思漫画时常常要借用诗人的一些窍门。

背诗也不能持久，我就溜到街上玩。那时正是广州起义失败不久，反动派经常在路上抓人，广州话叫“拉人”。另外，广州受外来风气影响，五十年前时髦男女在街上走路就有手挽手的，广州话叫“拍拖”。每当出现这种摩登士女时，我们小孩子就会拍着手唱起歌来，歌曰：

拍拖噃，你估拉人呀！

美丽噃，你估可人呀！

“估”是广州话，是“猜想”、“以为”的意思。“美丽”是高级香烟牌子，“可人”是廉价香烟牌子，但两者都是以美人为商标。不知道为什么，小时候念的许多书本课文全都忘光了，但这段儿歌几十年还记得牢牢的，可能我这个人兴趣就在这些地方，我始终欣赏这段儿歌如此巧妙地运用了因相似而误会的表现手法，歌词表面表现了当时上层人士的风流和享受，实际上含蓄地反映了人民在起义失败后的境况。

后来我上中学，见闻多了一些，脑袋里装的已经不仅仅是“改造博士”、“壁虎”、“人面桃花”和“拉人”这些事了。有一个时期，我对学校的军乐队大感兴趣。报名参加后发给我一个中音喇叭，吹的都是一些简单的伴奏，我凑合着吹，觉得很出风头。谁料到，不久蒙乐队指挥抬举，给我换了一个高音喇叭，这真叫我大吃苦头。我的底气不足，吹过喇叭后连饭都吃不下。此外，高音喇叭吹奏的是比较复杂

的主调，我既无音乐天分又缺乏自知之明。因此，曾经扮演过滥竽充数的角色。现在想起也觉得实在可笑。后来，我回过头去参加学校的美术组。我记得学校美术壁报曾贴出一幅漫画，是讽刺我或像我这号人的，画的是个三头六臂的人，又唱歌、又吹口琴、又吹号、又打鼓，我觉得画得很有意思，我没有生气而是宽宏大量地容忍了这幅针对我的漫画。并且我也试着画起漫画来。以后，我慢慢发现，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容忍漫画的讽刺，正如有些人，你不敢对他开玩笑一样，这些都是后话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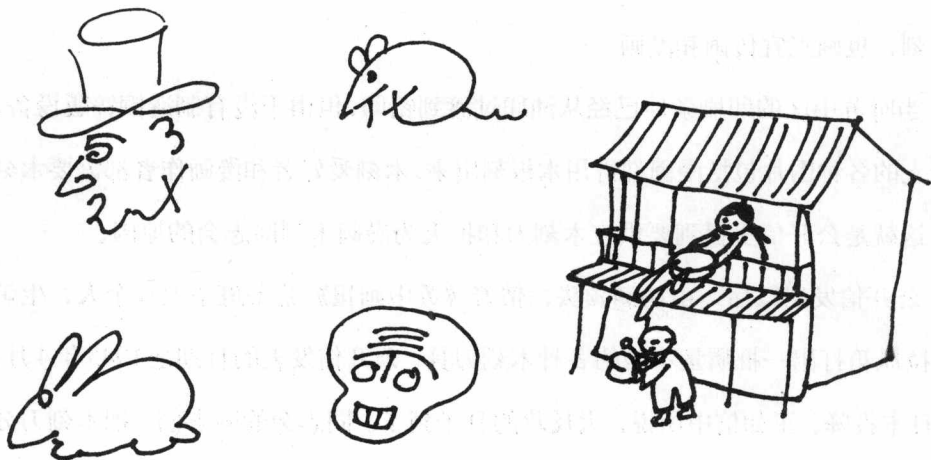
抗战爆发，我失学了。十八岁时又从南方回到上海，在一家私营化学制药厂里当练习生。尽管我的脑细胞装不住那些化学公式和原子价数字，但是为了糊口，只好干下去。要不是发生一件事，可能今天我写这篇回忆就犯不着了。有一天，我在马路边的墙上看见贴了几幅漫画，近看原来是什么报导班宣扬“皇军赫赫战果”，这时我的爱国心油然而生。我心想，总有一天，我们中国人要收复上海，那时我也要把我的漫画贴到这墙上。后来我就着手投奔苏北新四军。当然，我参加革命队伍并不仅是我三姨给我画画的影响，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这里就不离题细说了。

我在抗大九分校学过一年半的军事和政治，毕业后并没有像同学们一样，当上排长或政治工作人员，而是当上新闻记者。开头还有过以党报工作为终身工作的大志，后来发现自己喝的墨水还是不够。有一个短时期，我还主演过活报剧和秧歌剧，好像还受欢迎，不过老让我演小日本、地主老财这些反派，觉得终非长久之计。最后，我还是给报纸画时事漫画，不过得用木板自己刻版，因为那时还没有锌版这种

印刷设备。

一九四九年，我华东部队解放上海，我的一个志愿实现了，我画的漫画虽然不是贴在马路边那面墙上，而是刊载在《解放日报》上，我也乐得做梦笑起来。得意之后，反而想起我在抗大的上百个战友来，胜利之时，已经是屈指可数了。每个牺牲者都曾经有过无限美好的志愿和幸福的理想。而实现他们崇高理想的责任，确确实实是落在我们这些幸存者身上了。

1980年



记忆中三姨画的画

半个世纪前的一封公开信

这里刊印的是五十年前苏中木刻同志会在一封公开信中提出要把该会扩大为漫画木刻同志会的原印件，原信发表在《漫画与木刻》画集中。事隔半个世纪，经历几次大战役和后来史无前例的浩劫，原印件能保存下来也是很侥幸的。

苏中是指江苏省长江以北盐城以南的广大抗日民主根据地。公开信的署名者赖少其和邵宇从上饶集中营逃脱出来后，赖少其从《滨海报》转到《苏中报》编副刊，邵宇从苏中党校结业后调到新华社苏中分社，涂克也是从苏中党校调来筹办《苏中画报》，费星是专门为苏中区跑上海购买印刷器材的，杨涵是浙江温州的小铁匠，和路过温州的赖少其、邵宇相识，后来参加工作，在《苏中报》刻木刻，我是从抗大九分校调到新华分社想当记者的，丁汉史当时的情况记不起来了，反正大家都是刻点木刻，也画点宣传画和漫画。

当时苏中区的印刷条件已经从油印过渡到铅印，但由于没有制造铜锌版设备，报纸上的各种图片包括漫画都得用木板刻出来。木刻爱好者和漫画作者都需要木刻刀，这就是公开信里提到要供应木刻刀和扩大为漫画木刻同志会的原因。

公开信发出以后，由杨涵领头，带着《苏中画报》筹备班子七八个人，生炉子、拉风箱打出一批质量不错的各种木刻刀具。公开信发表的日期是1945年4月，8月日本投降，正如信中所说，大反攻的日子到了。同志会的同志们，把木刻刀分发出后就随军出发，迎接新的任务。

漫画和木刻应是两个不同的画种，有其各自的发展过程，但在战争年代印刷条件的限制，刻木刻的要刻漫画，画漫画的也拿起木刻刀，两个画种很自然地结合起